南廱志

南廱志卷第二十二

列傳四

詹同

吳琳 吳彤附

李叔正

杜環

蘇伯衡

朱夢炎

貝瓊

趙俶

蕭執

曾旦初

張美和

吳伯宗

聶鉉

詹同名書字同文後以字行徽州婺源人四世

祖青始以武弁起家扈從宋高宗南渡官至武

德大夫殿前統制其後　籍與編氓伍曰安

知吾子孫不有以文學興者乎至鼎生同文年

十二三從鄉先生學有俊聲時元學士虞集第

槃爲蒼梧尹見而奇之妻之以子授易於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當世名儒以經術名世而同文天資俊爽見趣卓絕能盡造其閫奥至正中舉茂才與等爲郴州學正遇亂寓黄州仕陳氏因占籍武昌甲辰王師下武昌遂來歸

上厚待之暇則與之講論經史同文占對不窮

上益加禮重及還京師除博士屬中書省已而集功

臣胄子於

内府命同文教之更其官爲國子博士其僚友治

一經者猶不能盡通同文乃能淹貫羣籍隨叩而鳴毋講易與春秋尤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爽敏涵揉潸發爲文操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愕時與

上同遊每應制有作大駕幸鍾山同應制詩大駕春晴臨寶地鍾山老翠擁金仙瑤花如雨三千界紫氣成龍五百年風送香煙浮袞服池涵樹影拂青天詞臣侍從何多幸安得詩才似湧泉仙作類此不盡錄

上未嘗不稱善也歷遷考功郎中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轉直學士始

賜名同史以同文爲字嘗訂正音樂進所訂釋奠

樂章下太常用之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爲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甄別人倫鋪張神藻爲朝野所推服後致仕卒同操行耿介始終清白所著有海天集天衢吟嘯集

其子徵仕至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父子世爲冢宰亦爲紳盛事也

吳琳黄州黄岡人世爲詩禮名家父應澍勤儉好施教於其鄉號西山先生琳性資純篤力於問學通毛詩小戴記王師平陳友諒

上方徵用荆楚名儒詹同薦琳通經學古且能文章

遂
召爲國子助教與同竝教冑子才藻瓌麗琳固讓
同至於商確經義亹亹不倦則琳所長也每遇
上聽政之暇有所咨詢輒進嘉言天下陰受其賜後
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克振風紀及貳鹾臺國課
以辦已而入爲起居注獻納益勤進兵部尚書
方試京闈髦士有司以主文請
上思琳優於經學遂命琳與司業宋濂柄其事及撤
棘衆謂得人洪武六年改吏部尚書錫之
誥命有學術旣醇踐履尤正之褒與詹同迭視部

事琳尋以老致仕既家居
朝廷嘗遣使祭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孤
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
乃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斂手對
曰琳是也使者還以其狀聞
上益重之時又有吳彤文明者臨川人元至正丁亥
進士亦以文學聞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
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彤皆與
焉丙午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後終北平按察
副使

李叔正初名宗順字克正南昌靖安人其先唐宗室世家四會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積中始家南昌叔正生而聰穎甫記年十二以能詩聞人以神童呼之既長博通諸子百家之言江西十才子叔正其一也方陳友諒陷南昌時妻夏氏投井死叔正終身不再娶歲丙午初設國子學有以宗順名薦者擢爲學正洪武三年告歸田里許之既退自幽於齊民已而廷臣以太學舊僚文行兼備無若叔正者登名薦剡誤以克正爲叔正四年徵至京師仍除國子學正遜

渭南縣丞時同州人與蒲城人爭地連年不決
行省以是事委之叔正即單騎至其處召二家
至前立談而決縣歲輸糧二萬而田無定額乃
責里社丈量立法密而用刑嚴奸歷盡服畢獻
其誠於是豪右失計公私交便遷興化知縣尋
召為禮部員外郎年老乞骸骨不許除國子學助
教叔正凡三至太學至是日與諸生講解立課
程而督勉之雖貴胄待之愈嚴旦夕端坐聽察
誦習無倦容暇輒會計廩餼毫髮無敢欺者
朝論推讓其賢能遂遷監察御史嘗奉

命巡嶺表因適瓊州府吏訐告其守進表公座僉
名鞫之抵吏罪而守之誣得直
上聞而大悅奬諭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
邪連擢湖廣參政陞布政使
召還爲禮部侍郎十四年陞本部尚書卒年六十
四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其先本廬陵人侍父一元
遊宦江東遂家焉一元好交四方名士多哀其
詞翰以教環以是環博通經史長於翰墨其書
法端姸至於行草亦各臻妙歲丙午太學初建

琛以儒士被薦除學錄以其書法示六館之士
皆倣而式之尋入侍春坊大為
皇太子所眷時天下以工書名者皆被徵而至然
流輩中罕見其比焉故琛之書名騰京師學士
大夫有所述作借其書以取重洪武改元遷太
常贊禮郎後為
晉王府錄事終太常寺丞為人謹飭重然諾好周
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其母張
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
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

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隨人至金陵因訪一元家所在適上人對以一元已死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外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顧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

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余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

以賛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覔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

環殯而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學士宋濂爲環傳
其事云
蘇伯衡字平仲浙江金華人其先本眉州九世
祖宋尚書僕射文定公轍轍長子徽猷閣待制
工部侍郎遲守金華因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
誦説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博敷腴
人謂有祖風致元末舉鄉貢進士入
國朝歲丙午選爲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
道自任凡公侯卿大夫之子弟無不恭肅奉教
莫之敢後嘗因公試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大

務國學公試策題八首其一問爲人君者莫貴
於勤莫人於斷莫斷於信其臣問文之曰吳
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
斯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
收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計同爲能斷也而
或興或亡不同焉參穆之於盃明漢昭之於霍
光燕偷之於了之德宗之於檻祀同爲能信其
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爲學諸之論事推其未
至之理難爲說而抵其已往之迹易爲言滿陳
此十二君若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發相文以
備請問之及集其所以成而欲與所以敗庶有
政也其二問能稼而能穩斯之謂民農能後而
能烹新之謂書獨能開逸而能安邊朝謂之傲
於爲國收漢收河其兵不再興唐安河隨未齊
出師今西齊朔漢之地奈英唐宋之所不能自
者我　國家談矣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戊秋寶
服不攸內向而牧馬洮敞幽劍之凡目不覩旗
疣耳不開涎鼓而安於耕蔡少有良策二三子
其悉隊之其三問升因也學校出禮案也凡王
政之大者也爲次嘶不同而先後嘗相貞顏淵

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
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力田學校告之然則
此數者果可備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於古而
可行於今者也孔孟之所言布在方冊其施設
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　上　其四問羲和
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
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
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
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
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卑而恥於效一
官鮮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職夫唐
虞之時洪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
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
務往往廢弛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
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
之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其五問常
袞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以上皆付之
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歎崔
祐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
可謂出乎決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

由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泄于避嫌以崖爲法乎
則近于專權專權致咸福下移之謗避嫌失濁
誠拘關之義而謂貿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
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數求
哲人傳說則其招後又周召則明揚後民既不
自以爲嫌而旁君亦不以爲歟是果何道歟爲
相不師伊傳周召顧自處於常崖之閒抑果可
不可數請爲之說其六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
在學校言學校可乎有虞胄于之敎専之於后
變成周國于之教總之于樂正則樂豈非尤學
士之所當重數後世何以希闕而弗講歟古者
與師其出也受成于學其返也歟俘獻識于學
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嘗知數後世何以是詩
而弗談與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
藝爲藝之未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
六德六行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
敷夫何能健城關則其習至于今而尚存成材
就實則其人賢諸古而有偲豈非學校僅以諸
令而存其於養之法已疎歟然六館三學之士
或叩闕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汧

僭僞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
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
王而與者歟　國家建首善之地於京師二三
子游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
從而己凡古法之當施于今與今日之所當務
者極陳之以修舉闕陋使敎道興而人梓盛亦
有司之堲也其七問穀爲六府之一農居八政
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有先於訓農者也今
天子毋歲仲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稍縣
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
本業之徒多于遂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問地
有遺力而多遊手何數將盡驟之緣南畝賤則
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
不爲之禁敗則　閥家之謂度一切取贍於有
田之家不能無服削之病而操句贏者顧安享
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者滋衆品謂消息之使
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
聞之乎其入問尚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
書曰不于古訓于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
下共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

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變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於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于九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許詩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害其爲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制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于師古者矣而無救于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乎意歎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斷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悲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數將害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責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數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數幸推明其故

品第精

殷多士翕服由是駸駸向學成均多博古通今之士矣嘗著啓說四十首學者皆傳誦之其論

教與學尤有卓見

贅說二首

其一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恥教人亦不以尊貴而恥教於人故待乎能成己而成人也人出教而成德猶器以模範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顯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矣而教於君時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號叔管仲卜商曾無難色君嗜也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于思也號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晉文曾無根容豈非存心於成己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恥教於人故不賢者而賢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恥敬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敬人者其重己守道必若古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己今也在不位而為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為居在

上位而受欲則陽然不肖而人且以為辱不中
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
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耻數人之過邪
不知尊貴者恥教於人之過也其二中屠生周
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
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
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
也一其要也令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人不
之撓若苟一撓一不撓則緘遺於墮而可指取
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
以靜為木矣令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
之繫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嘶醜並見而無遁形
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
是以明為體矣今夫路其東多岐而其西無岐
之收豈過之而已其羊也必於其岐多者焉苟
自其岐多者已年則是以一為要矣一故靜靜
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末遽靜也
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末遽明也
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末遽一也
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靜矣無欲

則弼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上敬此非余言也元氏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

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

天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伯衡不幸幼有瞶疾雖麤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捫僇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之強已而吏部將別奏官之伯衡念去親日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

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玆乎伯衡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常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領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宋濂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既入謝

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也博學飭行爲文辭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

上許而亟徵之於是承
召至京師甫就舍館自宰執以下咸躬禮往候詢
及輒以疾對其語如辭編修時明日入見
奉天門
上厲目久之既退問羣臣皆述其所對以聞
上然之賜官段表裏各一寶鈔十錠乃遣歸二十一
年會試復徵聘伯衡爲考試官事竣復辭歸竟
以壽終伯衡爲人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貌
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平居正襟凝思
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利欲紛華亦皆不之知

故能覃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為之要發為文詞俄頃數千言所著有文集六卷宋濂劉基序之以傳於世

朱夢炎字仲雅南昌進賢人其先本袁氏以妹之子繼兄後祖粹中宋末漕貢進士夢炎少孤粹中訓之學成登元至正辛卯進士為撫州金谿丞歲丙午以故官入京延居上賓館

命與儒士熊鼎等集古之忠良奸邪事實以恒辭直解之為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使貴賤之家講誦通知大義書既成有白金及衣帽鞾

韈之賜俄除國子博士俾領冑子教之夢炎日
以所爲書訓迪諸生兼使讀誦經書無有弗率
教者
上時召問夢炎奏對詳雅應制作爲文章皆典則有
據
上益重之吳元年遷翰林修撰坐小誤出爲浙江按
察司經歷洪武二年轉山西行省員外郎是年
入爲禮部員外郎尋陞侍郎十一年四月陞本
部尚書夢炎博學善記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指
諸掌

朝廷稽古議禮審樂皆有力焉

貝瓊字廷臣嘉興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為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既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迺作大韶賦以見志賦曰有東吳公子北走齊魯之疆觀于嶧山而見孔林主人焉主人曰公子之遊亦將有所觀乎曰然也生于震澤三鄉之僻陋寡聞竊慕禮樂之事而六律七均之制嘗究心久矣願有請于大人先生焉主人曰嘻吳會東南之大府而天下之善音萃焉而公子猶有所未足者豈將厭淡薄而說鏗鏘乎必將

按陳姚撝趙女學鶤絃考麗數若是以為樂乎
公子讌愀不悅曰霓裳之曲思之所以惱姚之
廣陵之散晉之所以分裂也故不足言矣若此
者人安狄之樂無異紂之靡靡以亡其國齊竝
若之所樂乎竊聞其他主人曰七德之歌七德
之舞太宗之肇王業也亦嘗聞之曰伯者之事
子孫無所法焉曰漢祖躡嬴龍飛沛中置酒會
臺悲歌大風造基四伯光啓西京若是何如公
子曰俗有伯心之存也駁而未純然猶一世之
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抑聞武之六成乎武之
濟河而西也馬散弗乘牛散弗服倒載干戈包
以虎皮天下知其寢兵不用也爰作武以象功
焉鼓以戒衆久然後戰也長歌連延起其容也
發揚蹈厲特不可失也故一成北出再成滅商
三成自北而南則成南國是疆五成分左右以
居周召六成復綴而為天下王振鐸夾舞秉戉
鷹揚若是何如公子曰其容美矣此武事也未
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其惟舜之大韶乎當
夫六府治三事和敘九功形九歌嶧陽之桐可
以琢琴瑟焉雲夢之篠可以竅管籥焉雷濱之

石可以磬而爲磬焉荆山之金可以範而爲鏞焉八音既具而大體短脰之屬有力而不能徒者以之爲鍾簴虡小體騫腹聲清而遠聞者以之爲器簴焉其作也椌以合之其終也楬以止之洪者鏗而充清者聲而介凄切而不流迭置而可會當大朝廷之燕享宗廟之祭祀於是而奏焉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代作間奏秩秩有序或擊或戛或拊或搏清亮而高遠象乎天之運淪嘗厚而合容柔乎地之磅礴一發一通兮四時之始終一散一閒兮風雨之回含是時也熙熙然八荒一春肆韓乎洪荒大朴格三苗於涵庭丹朱簫而有恪俯而恐之純如辛甘之相齊徽如有綸而莫錯諧如斷玉之復續繹如貫珠之碎落飛流合而萬瑩雷轉清風生而天籟交作吟九國之老龍咳九阜之玄鶴既幺妙而悠揚亦和下而詹泊無隱微以感其憂無慢易以感其樂其動於物也容何爲而肅若神何爲而來思豐何爲而與於上階鳳何爲而翔於茅茨明協乎大章博凝于成池所以保無窮之治以示安而不忘乎危也悼六龍之南巡歷蒼梧而

上九疑阿母之玉珩撫在湘靈之錦瑟空悲悵
遺響之寂寂斗有虞兮遠而然而齊之有謝陳
亡而流於茲也海外之有韶聖人之化播於發
夷也宜季札觀之而危德仲尼學之而忘味微
武之六極於陰特著其武功此韶之九極於陽
寔昭其文治也公子以爲何如公子乃避席而
新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主人曰未也講
授以九德之歌其一洪流橫曰玄黃判風氣開
共流稽民乃災五行汨帝爲哀禹治之啓始孩
決九川乎九墳百穀生明舜舜其二洪流投日
洪流殺兮民災既除山有鳥獸兮川有魚爰可
食兮可居胥樂凡歌兮母忘厥初其三三苗將
日惟聖豈聰撫有九圉蠢蠢三尚險阻是依出
師於南奮我帝威我師既還苗亦來歸其四四
凶黜日德與刑兮國之經四凶斥焉八元在庭
帝無爲四海寧其五正德之歌曰推天降命物
必有則民之替替朋乃自賊五教不行禽獸夷
狄聖人龍飛四方之極其六利用之歌曰木既
平兮別九州下爲隰兮高爲丘從則軒兮涉則
舟以羑濟之兮百貨流財孔阜樂且無憂其七州

厚生之歌曰下民孔艱兮遺孳溺寔我衣兮犧我食我毋民違兮父母職其八風爲來儀曰舜不德兮舜不辭授以天下蕩物治寒暑無易風兩將簫韶九奏朱鳳儀其九萬世賴曰天覆地載高貲莫測孰參贊是俾衣而食帝治天下如埏如埴萬世賴之安知其力公于日嗚呼禮廢樂崩幾千秋矣而始聞主人之宏論乃復爲之歌曰雅南已亡兮流蕩曷止感栗雷怒兮空桑與聲緣綺不陳兮薦檀槽與箜篌妖倡爲妍兮蕭鸞鵠而席燕鶯孰究夫大韶之盡善盡美兮寔燒夫六英六莖後千載之聖人兮集厥大成安得聞九奏於清都兮御天風而上征　初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

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

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舉濂者

瓊乃作釋奠解解曰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爲聖人也奈何曰庖羲氏

開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爲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盛於是删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外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奚爲不可也曰又各有所當祀也接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稱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於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是唐虞夫與周所上先聖先師國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冉隋之史漢梁之王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祭孔顏亞爲宋師若周以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未衛中又復武德其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

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來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下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饑無木食渴無谷飲無五穀以爲養也疾病舟然無醫藥以濟其夭死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祀也三皇雜作而後人之爲道始備此衆人疑其不祀三皇者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之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爲百王之宗主萬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於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許記可考矣學之有祠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顧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

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籩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成舞八佾于庭其所以尊孔子者又豈以是爲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祏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爲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而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旋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於舜禹湯文得以祀于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詳三皇孔子其道之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儀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不亦褻乎曰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

義矣斯余爲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朝破貞觀之制者旣斥而不用矣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其特正論類此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遵爲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於家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趙俶字本初紹興山陰人博通經史爲文遒健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春被薦至京

高皇帝召與講論經史俶援據傳說貫穿古今每奏

對

上輒稱善除國子博士旣敎胄子隨扣輒應莫不樂

得經師
上一日御奉天殿假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
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横語示諸生也假頓
首謝歸而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
是傳經者文日益醇明年
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假領而顓
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班固唐韓愈宋歐
陽修蘇軾爲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擴黄義等入
文華武英二堂説書多至大用假自專師席旦
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丙辰十一月乙未陳情

乞骸骨內中

上御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奏曰博士趙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但今年逾七十筋力寖衰精神不完願

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

上可其奏加俶官爲翰林院待制勑吏部給以誥命致仕戊戌俶詣闕謝

上召之使前問曰卿何郡　對曰會稽

上曰向爲兵部侍郎出知　卿之子邪對曰是也

上因綿覗之曰卿誠耄矣歸養於家爲宜俶頓首而退初俶子圭玉官法從侍俶作訓忠之書教之圭玉由是服政有盛名世以俶爲愛而能誨越七日甲辰

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俶拜謝遂行廣洋及寧皆賦詩贈俶和者成什司業樂韶鳳授簡學士宋濂爲序率同官暨諸生千餘人送之都門聚觀莫不羨其榮遇云俶後考終於家年八十一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吉安泰和人世爲儒家

祖夢得有文行嘗廬墓三年以毛詩訓其鄉人
執博學强識結廬讀書於武山以家學領洪武
辛亥鄉薦上第選爲國子學錄令分教公侯卿
大夫子弟每因其材質與之講解多所造就執
蓄學日富尤長於詩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
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
傳旨齋宮中官奉
旨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
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黄
肅翰林應奉張翥等十二人趨出所居齋廬遵

輦道傍逕趨入齋殿以見時
上新服綱常紗巾神慮閑適顧謂曰今兹祀事是將
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卽時
物所有賦詠以來因命賦殿下柳檜併荷露退
而詩成以次呈獻
上親覽論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官傳
旨令賦詩者往殿後觀梔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
詩既成序進如初執最在後
上閲其詩喜動於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
在侍者徧觀之執班列最遠則又召使前焉其

爲

上所寵睠如此贊敎既三年念其親且老慨然力丐歸侍凡三四上乃得請學士宋濂送蕭學錄省親歸泰和序天下之道惟孝與忠是謂秉彝萬古攸同規惟成均首善之地風動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日省者乎昔陽城之爲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爲學忠與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謝戢還養者二十人諸生且爾況爲其師者苟鶴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西山形枝起如旌旗浩翠淋漓債自古勿土沃而泉殷蕭君倜樵於白雲之岑眷而言旋買鮮於溪過濁醪於東鄰婆娑廷舞親側奉觴上壽親既醉蕭君亦微酡扑手歌曰武山崔崔有雲英英止武山如藍川流不停止我衣我親其樂莫與京止樂兮樂兮我衣之翩我顏之頳止蕭君之樂無日不然若將終

身焉會科目之興有司澡起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文辭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輒潸然隕涕曰吾親髮盡白矣膽氣下上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曉猿遲余歸久矣於是走自承相府其辭甚切吏拘於文罢往來參稽閱一歲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激者曰蕭君之所見一何果哉抱卓举之才當別才之世何不一試而歸今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青綬豈不足榮其親哉贊善大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君蕭君不忘孝於親豈有不忠於君者乎所成均為首善之地故不敢冒爵祿以失獲水之歡爾不然是有愧陽城之諸生矣尚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子謂蕭君他日不為之乎夙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幸同志賦詩一章成則觴行為之欣然引滿頳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洪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既歸鄉之子弟以其教太學有成也乃相率

闔門修贄從之遊來者日衆於是里士蕭鵬舉與蕭學文輩倡義爲建義塾且買汶溪之田以資餼穀廬陵王伯備聞而避之競以山木穀粟助其役相與落成之其道義孚於人者如此孰天性至孝旦夕不離親側視沒廬墓三年免喪乃領邑教誘進後學夜不倦中閩公鄧愈統兵勦龍泉草寇將變速泰和執詣軍門陳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禁止玉石之焚有別邑人德之禮部侍郎劉崧序其詩集行於世序曰子友蕭雅言博學强識跌宕好遊而樂於取友遭世亂讀書廿肖山中凡時事之所存論議之所關遊覽之所

歷一寓於詩歌懷紓探索行吟坐嘯終日矻矻
不少休其用心亦勤矣余嘗得其所賦讀之蓋
粲乎其有章鏗乎其有聲出乎其有所本也豈
非能賦之士哉自東南稱變世之作者往往有
感於杜陵天資以後之作而詩道一變矣竊嘗
以爲世變萬萬情性一致其於詩也未嘗無所
法而拘之則畢矣未嘗無所自而襲之則隨矣
且況凡以爲易毋棘棘以爲奇也亦之以學養
之以氣約之於所于達之於所旅則天下之事
可從而理矣況於詩乎余方有志斯道思求能
賦之士以倡長發焉若雅言者國余
之所願也輒因其詩而爲之一言

會旦初名旭以字行撫州臨川人洪武初以薦
爲國子助教旦初雅性溫克素以文行知名諸
生受教者多樂就之
朝廷以旦初老成知太常故實事多咨訪已而

召見問郊祀之禮凡所應對

高皇帝無不稱善者由是數承顧問擢禮部主事卒

其文集學士宋濂序之以傳於時序曰臨川曾先生旦初所爲文凡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不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綴身譆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截之於稱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歷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則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以於斯末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溥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於朝延則有詔誥册

祇之文行之單於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
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
吟之屬發之於性情幾之於事物隨其泆纖稱
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
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
至靜之中系之於欲動之際有弗義焉養之無
弗充也有弗審焉齋之無弗情也然後嚴體裁
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偈古今之事類
人巳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昔雖未造
於至文之域而不隈於適用之文矣鳴呼文乎
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施貫群經所謂三綱
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攄充焉嘗以
春秋連貢於鄉科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
功於動靜者久辭光燁然起士林中于取而讀
之藻火黼敵之交輝倫彝王振之迭奏無龍波
壽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
條理旨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方
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其驪故因其門人所
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為之序者
源委之眞欲體用之彙舉也

張美和名九齡以字行江西清江人幼穎異年十三即能詩詞博通經史元末累舉不第洪武三年用薦爲縣學教諭十年

召陞國子助教爲人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義理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月戊子致仕

高皇帝親爲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修己行仁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

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柰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博學精擇善於著書故

宸翰及之所著有理學類編八卷群書備數十二卷及元史節要行於世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遭亂隱居教子伯宗十歲通舉子業先達

見其文嘆曰此兒玉光劒氣終不可掩洪武庚
戌鄉薦舉首辛亥中書省會試名在前列及
廷對
高皇帝親製策問畧曰古者數奏以言明試以功漢
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爲盛今特延子大夫於
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由歟伯宗條
對稱
旨擢進士第一人特初開科取士得伯宗
高皇帝甚喜賜袍笏冠服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
宋訥等同修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伯

宗性剛直不肯降屈惟庸每銜之八年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以事恐滋久爲

國大蠹辭甚剴切

上得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

獻之除國子助教十二年命進講

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

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爲翰林典籍

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詞語俊潔

上嘉其才敏大加稱賞賜織錦衣十四年以爲太常
寺丞辭不拜十五年又以爲國子司業掌監事
又固辭不拜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至淮安
召還以爲翰林檢討未幾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
年冬弟仲寔爲三河知縣薦舉不以實伯宗爲
所累復降爲翰林檢討十七年四月乙未坐文
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伯宗爲人溫厚詳雅博
學能文然不茍媕阿故屢獲罪咎所著有南宮
集使交集成均玉堂集

聶鉉字器之江西清江人洪武庚戌舉於鄉辛
亥二月壬申會試中式是時
車駕將幸臨濠癸酉即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
名午門外鉉在三甲即日謝恩趨
東宮聽注授寫職名爲丸糊進而分拈之鉉得廣
宗縣縣丞到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苦何者爲劇
對曰適歲旱蝗食之役繁此爲劇鉉嘆曰民病
而不上聞非所以事君也即奏之於朝
上遣使視災傷悉蠲其稅民大悅秩滿入
覲上洪武聖德詩南京賦授翰林院待制以老疾

辭不許改國子助教時功臣子弟多在班列鉉雍容誘導使就繩檢尋遷翰林典籍十三年四月以老疾賜歸十八年召考會試得國學知名之士甚衆

上大悅將復用之鉉固辭召問所欲以年齡益高求便地乃授廬陵縣學教諭終其身有文集行世

祭酒胡儼曰光生文集序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文者言之精也發於中暢於外達之天下後世而不泯者必有其本也故國子助教清江聶器之先生以和順之德孝友之行潔廉之操既修之身而淑諸人矣又能推其所蘊發爲文章以道志傳後非有本者能如是哉且其言優游靜雅如雲行水流暢然悠然不爲怪奇而理趣深遠讀者可以想見其人信乎有德者之言也

學士大夫昔從先生游者至今稱道之不絕口此豈有要譽於人哉先公與先生交最善儼自幼聞先公言先生嘗以春秋就堂試而虞文靖公實較藝一時投業多場屋宿學之士文靖公得先生之文獨寘首選儼固識之則知先生之文已見擢於前輩者非一日也洪武初舉進士授廣宗丞未幾入為翰林待制明教國子日被顧問寵遇甚至既而告老得賜歸十年復起校藝春官遂授廬陵教諭優老鄉邑今先生殁已久其子季順集錄平昔所為詩文若干卷將鋟版以傳屬儼為序儼嘗獲親於先生閒緒論每竊自嘆碌碌無聞有媿先生尚敢序其文乎雖然先生之流風餘韻在人者百歲如一日雖欲不言烏得忘情耶故謹序之欲知先生者庶有考焉

南雝志卷第二十二

南廱志卷第二十三

列傳四

吳沉

錢宰

石光霽

李詮

陳南賓

王紳

徐晉述

鄒濟

王達

鄒緝

蕭邦現

金礪 吳錫附

嚴祿

吳沉字濬仲金華蘭谿人父師道元禮部郎中博涉羣書其爲文多曾信朱呂何王金許之學沉嗜學有文克世其家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十月郡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誤
上其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

王鼇曰名既誤矣冒昧而不更是欺罔也鼇以
國法方嚴恐觸犯
天威固止沉沉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部以上
聞
高皇帝喜曰是誠恪人也遂眷遇之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紀顧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
一家之内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
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
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
是理哉丁酉

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

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來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曰

陛下之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也未幾奏對錯誤降爲編修十三年六月乙亥復以爲待制甲申復降編修沉爲教授董冀儒士吳愼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茲所尊矣沉駁之曰

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啓
事
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三月復坐奏對失旨降渭源縣學教
諭未行晋爲翰林典籍十一月戊午以爲東閣
大學士十六年二月己丑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將享
太廟致齊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昔聖賢
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

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
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
三事爲書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命沉撰序六月
上御謹身殿沉進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
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
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爲
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

已而恣其所為將無所不至矣況曰小人中懷
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
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人主不樂為者
不顧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
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其怠於職事
降侍書學士為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況獨
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
馬法與孫吳為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

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説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閒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師征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其論兵禮尤爲確言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嘆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

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之禮須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爲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爲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兵官之制周官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卽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則秩宗而司空卽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莅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士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問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中之以戰陳部

由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獸於草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給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敎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寓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素而用之將以除殘夫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聽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若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騖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

豈不可哀也哉初沉家食時已草創是編及官成均乃與諸生訂正以傳焉十九年七月丁丑以老疾乞致仕許之遂卒沉富蓄遠覽志存經濟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人以此多之

錢宰字子予紹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博學能文洪武二年以儒士舉爲國子助教時郡邑弟子員貢入太學者設爲教條限以歲月責其成效助教與博士程其課業而升降之既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爲法所繩惴惴莫有樂學者宰爲人莊重和易諸生毎就之

請益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爲時明師十年三月
己卯朔以年老陳情乞休
上許之勑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
勑曰朕皆撫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勗賢之
子弟凡民之俊秀莫不從學教之以經史六藝
明體適用布列中外以共保太平於無窮國子
學助教錢宰學問老成訓導有方在學數年績
有成效朕方嘉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
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
一鄉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愧鄉大夫之

教則朕猶有望焉宰既歸精力猶壯宣
上德意有從之遊者輒開迪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
年四月
上覩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
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
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唐鐸等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
觀等玆遣行人馳傳徵之是年四月至京師入
見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總其事

寵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

賜寧等鈔宴其上人各霑醉獻詩以謝

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

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寧齒最高與衆

偕請留亨泰以聞

上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己

酉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梓行之

賜寧等宴及鈔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寧乃卒壽

九十六初寧嘗病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古調擬

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且各補其未純

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石光霽字仲濂揚之泰州人少穎異讀書五行

俱下元末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留滯江淮光

霽從之遊以寧博學善属詞尤長於春秋嘗與

大梁張氏訂定春秋經說而序之其畧曰春秋

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

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

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

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

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

任傳以疑經噫其亦惑矣故以寧談經通融三傳兼用啖趙光霽評聽講解至忘寢食嘗書其後聖經化工也傳之粹駁猶剪物雜有美惡皆元氣所鍾也自非物之美惡則化工不可得而見是故內傳說之粹駁然後聖經可得而推也夫春秋以錯學四府而名其義莫大乎春王正月左氏曰春王周正月王周王也以見其為建子也春固周之時而謂夏時冠周月者非也故公羊氏曰春者何歲之始也穀梁氏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凡改正朔以爲歲始皆可以爲春春者歲始之定名也正月者王朔之虛位也又奚建寅之拘哉微三傳則出說行矣此其所以焉得也乃若因正月書王而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則是義緣從先進行夏時而失之夫子之言一則曰吾從周二則曰吾從周今而黜周王魯其何以罪諸侯之嗜亂者乎杜預矯其失乃曰春秋者問公之志也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然

周禮末民化人足矣明為而作春秋啖氏則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夫子蓋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故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苟有遇惡用王法以正之故斷自平王之末托始隱公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趙氏則又以為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違禮則議之是與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貫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辨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自啖趙之說一出而三家之指歸互明故曰因萬物以見化工甚矣傳說之不可盡廢也然而率文則違事泥事則滯理曲生條例踳駁不倫其不能體聖人大公之心亦已多矣是在夫人精擇之而已也嗟乎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而豈以萬物而能盡測化工之神哉此繆說所以會通而

成一家之言也以寧見而大嗟賞之洪武十三年光霽以明經舉爲國子學正自常教外四方髦士多從之遊戶外屨恒滿十七年陞授春秋博士作春秋鈎玄二十卷以闡明聖經之旨學者競傳習之光霽感以寧授受恩義旦夕不忘時以寧沒已久遺藁散落光霽遣其子往維揚購得其詩百餘篇捐俸梓行之後以寧子炬貢入國學以其文藁示光霽光霽一見悲喜交集復捐俸梓行焉論者謂第子篤誼如光霽者世所罕見也光霽亦工爲詩每一篇出學者輒誦諷若膾

炙不厭云光霽太學夜宿詩燈炷燒殘夜二更高齋蕭爽客懷清山林只在虛簷外錯把風聲作雨聲

李詠字叔方陝西藍田人元鄉貢進士世亂不仕洪武十八年應山林隱逸之召入覲時年七十矣

高皇帝見其言動甚重之授國子學錄教

親王駙馬誘掖啓迪之功居多三十一年以疾辭歸田里雅性嗜吟詠秦愍王嘗造其廬云謚嘗自贊曰壯歲端居暮年見舉應詔明光敬對天語所著有王山樵隱詩藁

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少讀書有
俊名而特行慤雅元末授全州學正因家焉洪
武二年六月應賢士聘至京師一時名儒如學
士張以寧輩皆折節與交除無棣縣丞轉膠州
同知所至以教化為先南賓老成有文學以經
術飾吏事時稱醇儒十八年拜國子助教入見
高皇帝命之講洪範九疇反覆辨析意甚詳明
上大喜曰此天下善講書者也御書其姓名于殿柱
以褒之其教國子尤善訓迪躬日授受無惰容
二十二年擢蜀府長史時

蜀獻王好學禮士於王牒中最號賢王然南賓猶隨事規諫王甚敬禮之造安車以賜復為構第名安老堂學士劉三吾記之二十九年四川鄉試應聘與漢中府學教授方希直同為主考官所取皆名士論者稱明及卒年八十南賓作詩清勁有法在蜀題詠最多蜀人傳誦之南賓詠少陵草堂詩西出秦關道路長岷峨東望鬱蒼蒼蓬萊三賦舊無敵同谷七歌今可傷茅屋秋高風起琴布衾鐵冷雨淋淋浣花溪上應回首千載令人憶草堂

王紳字仲縉金華義烏人父禕國初文行重海內與宋濂齊名以翰林待制使雲南伏節死時

紳甫十三聰敏過人落筆爲文沛然不可禦鞠
于伯氏綏事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綏
亦殁紳獨綜理生業埶埶憂患中而傑然負奇
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覈其肯歸縱橫磅礴
出入上下宋濂一見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
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
蜀獻王聞其賢馳書聘幣致之待以客禮俾教授
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壠白其情事王憫之
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
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爲之泣下沾襟述滇南

慟哭記以著其志雲南布政使張紞尤重之作
書王翰林文以紓其情既還王慰勞備至蜀人
無貴賤咸知敬愛歲己卯
召爲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摩
太祖實錄與侯城方希直交遊嘗尊希直爲百代儒
宗勸之著書以淑來世希直不以爲然紳自是
益勵道德略文藝是歲夏四月紳以其父死節
聞于
朝特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
文臣有謚者寔自褘始時吏部侍郎蹇義與時

浮沉紳上書責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固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强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庚辰十二月丙午紳卒年四十有一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行于世子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没每食必斥乘味稌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紳之教於家者其厚於彝倫

如此

徐善述字好古浙江天台人邃於經學且工爲詩以薦授桂陽州學正持身廉慎士子欽之秩滿陞國子監助教立簿籍以稽課業因鑒别其人之高下有犯小過而素行不疚者輒進言得免于罰以是諸生多競勸同官俟復性剛急善述婉曲諭之復自是忿戾消沮每遇善述曰我見公心輒懼如陶飲然何也自非賦性冲和何以至此因目爲今之叔度云

仁宗爲皇太子時簡入宮寮爲左春坊左司直郎每

作詩使善述指摘數過乃已多自書睿製以賜之善述亦盡心不懈於文事多所啓沃

仁宗每見聽納陞右贊善以疾卒于官爲人淳厚質實學識端正耿介恬靜不爲阿附

仁宗即位追念輔導之良贈太子少師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以春秋祭之

鄒濟字汝舟杭州錢塘人蚤喪父事毋以孝稱天資穎敏好學彊記稍長遊縣庠材識爲同輩所服先達亦多重之餘杭令聘佐教縣學遂奉毋徙家焉毅然以師道自任振起諸生皆趨於

學乃捐金一新學舍自令丞以下皆嚴敬之秩滿陞中都國子學錄又陞國子助教一時爲師者皆樂與交爲弟子者多樂就其講下濟亦力學自輔太學稱明師焉無幾坐事自陳左遷西安府學教授未赴改河間府學用薦者言陞平度知州廉簡寛厚吏民安之丁母憂服闋用翰林修撰李貫舉修實錄所司者官事撫要井井有章書成

賜紗衣一襲表裏各四白金五十兩陞禮部儀制司郎中時

朝廷祭祀冊拜慶賚及儀物制度徵舊章參古典
一資於濟
詔修永樂大典以五人總裁而濟預焉安南拒命
詔大將軍成國公朱能帥師征之擇朝臣有文學
者往司奏記濟承命以行軍事多所裨益安南
平踰年餘黨復貳王師再出濟亦繼往及還陞
廣東布政司右參政務持大體而簡重寬平以
莅郡邑嶺海之區政化行焉坐累左遷吏部郎
中數月擢左春坊左庶子在輔導之職善伺
上意言無不從寵遇特厚本

令旨授皇孫經音亮氣和明於啓迪滿秩陞詹事府少詹事爲人和易坦夷不見崖岸於物無所忤自公卿下至武人廝隷皆樂親之其學長於春秋教國子時受業者多傳其學爲文章不煩思索舉筆率就嘗爲國子生劉瑛記孝友堂世傳誦之記曰皇明繼天出治肇修人紀建國紀元之初卽建國子學大選儒臣以典教事既而詔天下設學立師育材興化於今五十年矣化育之所陶甄一道德同風俗文明之盛比隆成周凡在涵煦之內莫不有乎顯若俯蒙豐芑之澤有不興起而不應者乎國子生劉瑛光薦全之淸湘人先世廬陵望族其祖游宦於全因占籍焉世以詩禮相承光薦由州庠弟子員以書經領辛卯鄉薦禮闈不偶卒業成均比選直春坊從事一日介寅友司諫張伯原

氏來見請曰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深自慶幸
父復庵年踰耳順讀書尚志尤精軒岐之術弟
珣亦業儒好脩自惟早蒙樂育秀出常流家庭
之內融融怡怡圄孚乎之化逐倫理之樂嘗顏
其奉親之堂曰孝友將以爲家規且以示後也
願先生爲文敎之辭不可乃爲之言日詩有之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天地之大經生民固常
性也氣稟之偏物敬之敵於是鮮能全其本有
之性者必待夫君師之敎而後有以復其固然
之善自世降風移五典必勅而後惇六行必書
而始備其再降也比屋鮮封於是擧彰善靡惡
之與而防範之又其甚也借櫻鋤而德色取莫
帚而辭語彝倫攸敦風靡波蕩自是歌後上有
願治之主時擧孝弟行義之士下有賢師帥龍
以敎化爲先務凡所以扶植綱常計今光爲
生逢昭代蒙被　神化知懿德之首莫先孝友
以是名其堂可謂知本也已書言君陳惟孝友
於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當時之大臣然皆
不美其事功而以孝友稱之蓋以修身齊家爲
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

而後民法之也光爲方將釋褐並仕學日益進德日益懋以身爲教下之人寧有不樂從者哉吾知其施於有政不難矣不但其後有所則效也吾既嘉光爲之教本而有關朝廷之治化故書謚而樂道之光篤尚躬行力踐毋徒美其稱則吾言爲有徵也所居號頤庵客至必具酒相與傾洽遇明徒之會山水之游輒欣然從之不以事廢兼嗜老釋之學旁通深造雖其徒尊信者鮮或過之年六十有八卒于官之日家無餘貲惟藏書數千卷而已

仁宗卽位追念舊寮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命有司立祠墓旁春秋致祭其子辭登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當給誥言于

朝加贈濟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世編氓至達始業儒家素貧嗜學不倦聰敏博聞考索精到爲文辭援筆立就不喜浮靡惟務篤實事親能盡子道閭里則之嘗受經於鄉先生張籌甚見器重後籌拜禮部尚書復往卒業京師學士宋濂見達端重簡默而丰儀卓偉嘆異其才折輩行以相交及歸而縣令辟爲鄉校師達訓廸有方學者多所造就改除大同府學訓導教如鄉校時革除年間以薦入爲國子助敎六館諸生多趨其

門朝夕講益達誘掖開誨講說論議終日不懈成德達材之士彬彬然出達門下

國學策題五道

其一

問三代聖人所行之道一也所治一也何以有忠質文之異歟豈夏之時獨有忠而不貴夫質與文也殷之時獨有質而不貴夫忠與文耶豈周之時獨有文而不貴夫忠與質也何三代所尚之不同也至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而又舉四代之禮樂孟子答滕文公爲國之問乃舉三代井田學校告之又何聖賢所取不同若是也夫明習將以致用也諸君子豈無致用之才者乎請陳之以俟有司之采其二問孟子曰仁者無敵又曰王不待大夫諸葛孔明之純一劉先主之仁厚又何不得天下而亡歟先儒曰脩德以仁則天命在我是豈孔明後主脩德行仁之未至歟諸君子博學多聞必有的然於胷中者之請數其說其二問論語以學之一字爲二十篇之首大學亦然獨中庸以性道教爲說孟子以仁義爲言聖賢相授心法一也何紀事者之不同歟或別

有說然抑不知所謂學者何學然諸君子講明日久必有明於此者請聞其畧其四間蘇氏謂漢高祖漢光武及唐太宗皆以不嗜殺人致天下夫高祖起於亭長光武中興之主也太宗兆於晉陽太祖起於陳橋而為君也四君者得天下曾不同矣何蘇氏則而言殺亦不知四君者其心同然異然君子格物之功必有明於得失治亂之源有請陳以對其五間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以此觀之則先正稱為繼天立極之君高矣何孔子則書而獨以堯舜始伏羲堯舜與伏羲有不同然何孔子求之而有異耶請君子博學日久請商確焉初

成祖居燕藩聞遠名及即位召與語稱

旨太子少師姚廣孝復薦之遂入翰林為編脩時

方治革除年間奸惡

上聞問建文君過失違對曰可與為善但輔導非人故誤之耳上不以為忤與脩

高皇帝實錄尋陞侍讀學士編纂永樂大典為總裁兩知貢舉得士尤多嘗獻視學頌聖主視學頌臣聞聖人作而禮樂興大道明而子孫守作於前有所以傳諸後也武王來行天代一戎衣而天下定南面拱手可以興事矣然武王以為辟廱有禮樂之地也禮樂之地大本所由出也道然所由始也人心所由正也賢才所由生也萬世所由傳也於是從事於辟廱而講學行禮焉建立成康上帝足皇風俗盛學治成益盛尊賢重德甚命有蓋其成何耶誠以祖宗之心傳諸萬世而無難也然俾武王不立法以傳後昆無以守無以守則祖述無以彰昭御天下者必若武王而後可

人子孫者必若成康而後可三代以下道學樂不著禮樂不著民志罔定逮漢高祖發跡于漢中而能以太牢祀孔子詔卅禮樂之萃為萬世開太平者乎高祖知其然一祀之而天下大氣顯述致光武中興先隆人學明帝紹作待靡升若漢家四百餘年天下皆本於鼓所以作於前傳於後者如此鴻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即位之初大興辟廱爵禮孔子躬行釋菜崇化勵賢翕然大洽爰至皇上纘述前志振起斯文用昭人紀証顯天爵內懋諸夏外綏百蠻殊方別區罔不臣服大雅宏達而禮樂彬彬矣乃求樂丙戌三月初吉躬詣太學釋菜先師備法物之富盛清道之儀率彝倫堂行養老之禮縉紳森列陳經析道禮樂明盛遠蹟成周乾歷坤符贊定四隩當斯辰也五曜呈祥萬象增煥斤斤其明以介繁祉豈但環橋門而望者哉於戲際大本達道統正人心興賢才傳萬世一視學而五義存焉臣達備職詞垣獲瞻明治曷取默默俾聖天子宏謨丕烈炳昭著於億

萬年也哉謹撰五頌式歌　聖化載拜稽首
以聞〔隆大本頌〕維木有柢維流有源赫赫大本
萬化基焉皇猷是闡人文以宣大昕鼓徵萃此
多賢重熙累洽王道平平以聖子神孫億萬斯
年〔尊道統頌〕煌煌典言曰精曰一湯武相傳建
中建極大哉尼父王振金聲道統斯繼集厥大
成稽首　聖皇親臨辟廱師道用明萬世欽
崇〔正人心頌〕聖謨洋洋具在六經世遠言支人
心以晁我　皇繼作芟繁去囂所趨既一大道
斯昭光被四國　萬乘觀臨增輝　聖德〔興
賢才頌〕於昭太學為賢士關鼓舞有方咸能鑄
顏誦諤翹英雍雍茂才文明一照地闢天開
皇儀穆穆瑞日祥雲後乂宅心以事一人〔齊萬
世頌〕三光宣精我安民成禮樂用彰萬邦以徵
崇禮斯道致治之源膺運會昌天地清焉佑我
聖祚翼我　聖躬萬世相傳永樂無斁
達謙和恭慎為文章有典則援引證據必本於
六藝作詩有唐人風韻晩號耐軒又號天遊道

者有耐軒集大遊集詩書心法易經選注尚友
編桂林機要詩小序及梅花百詠詩藏于家逵
性不飲酒甘嗜薄味然常苦氣疾時遇寒暑輒
發及卧疾篤
上命醫往視永樂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五
命有司歸其喪
鄒緝字仲熙江西吉水人自少力學博極羣書
爲文不尚彫繪洪武中以明經舉筮仕星子縣
學教諭革除年間用薦陞國子助教與博士王
紳友善皆能敦行以率諸生

成祖初即位擢翰林侍講尋兼左春坊左中允國子
闕祭酒屢奏
命署監事永樂庚子北京行部鄉試借侍講王英
爲考試官讐校精覈多得名士秩滿陞左庶子
仍兼侍講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歲癸卯九月卒于京
邸緝居官勤慎小心北監初建緝署事多所建
明以文行受知于
成祖嘗患背疽
上特命中官督醫往療仍賜名藥餌

朝廷有大事大疑紆務持正論與衆辯難不苟爲
異同與朋友交必輔引於正或淪患難必極力
濟之性澹泊自少不以貧窶累心祿食三十年
儉素不改布衣時其嗜學如饑渴之於飲食見
異書必露抄雪纂翫玩羣籍意裕如也及卒家
無餘貲惟書數千卷自號素庵祭酒陳敬宗素庵先生哀辭有
序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素庵鄒先生仲熙抱道蓄德博學能文廉介剛方守正不阿初
自星子學官入朝爲國子助教陞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而擢今職登華蓋殿要餘二十
年出入禁庭小心慎密朝廷纂修國史與永樂大典諸書先生筆削之功居多凡遇國家
盛事先生必有述作以稱頌功德使之鏗鍧震耀偉大光明而登之虞夏商周之上四方縉紳

求為錢文詩詞必以得先生一言為快京闈禮
部集試天下多士亦必得先生主司文衡為廢
先小學行卓然為當世所重如此然猶好學不
倦益勵以勤不造古人之域不止是以年方五
十有八竟以疾終初先生患癱疾甚危　聖上
閱焉遣醫療之而愈自後年就漸衰象疾交攻
而先生方有志於討論詳述冀惠後學是以一
室之內書藥雜陳參考之條不廢檢錄焦心苦
思養不療勞遂用伏枕幾何以成大故嗚呼其
可哀也矣且先生為士林之蓍龜後學之模範
衆方屬望甚至而遽爾遺之其爲可哀如何哉
敬宗忝列門生自未樂甲中入翰林至于今未
嘗與先生相離聽言論於左右觀道德之光華
則所得於先生者多矣其為可哀也尤甚是宜
化者文詞以泄其悲哀之思其詞曰嗟先生之
碩學兮偉博古而通今擴高明之誠譽兮蔚詞
義之任求覽洞庭與彭蠡兮歷廬阜之嶽峯飛
千伊以懷德兮遂鄉荊乎禁林委衿佩之申申
兮儀賢與其儀容詠膏我以樂育兮揚道化于
時嗟有正氣而不慨兮信側日之寡從幸直諫

其有合兮獲寵眷之愈隆既侍御於承明兮復進講乎青宮匪堯舜其莫陳兮非姬孔之是崇勤夙夜以修職兮懷小心之溫恭感眷遇以圖報兮極頌稱之淵淵啓東觀之權巍兮偉國史之惶煌諒直筆之有托兮又況擅乎三者之長揭正道之大端兮舉國法之宏綱肇　帝業於軒虞之上兮又何比數乎漢唐成一代之盛典兮揚萬世之休光春賜賚之孔厚兮金與繪之是將登金步玉逾廿年兮老冉冉其將至也周情孔思日光而玉絜兮志惓惓其猶未也窮披博覽翁勤以勵兮耄不知精力之憊也寒發暑鑠乘虛以交襲兮致二豎之爲厲也於是新賦賈生之遺鵩兮夕夢孔氏之奠楹企胥參之易贊兮誦周詩之乾競遠人世之明明兮從九原之寘寘啓乎足以全歸兮夫何愧乎此生嗟先生眞文學之淳正兮持操發之端莊謂仁者之必有壽兮何造化之茫茫豈學篤而志苦兮乃薄植而厚哉抑脩短之有數兮夜與旦之云常拼籍藉其莫定兮緬彼蒼誰予訴也慨古今之當然兮又何必深求其故也

所作詩

清勁可法有素庵集藏于家緝九日登欽天臺詩高臺千尺出城頭佳節登臨散客愁六代江山餘勝跡萬家樓閣倚清秋石頭鴈斷西風急鍾阜雲寒落木稠黃菊欲開時已暮一杯未盡强相酬子循爲翰林待詔宣德八年

當受

勑命循乃上疏自陳臣父緝先在翰林事

文皇帝後兼官春坊事

昭皇帝於東宮歷二十餘年而卒欽惟

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恩同天地凡推恩羣臣必寵

及父母

賜之誥勑顧臣二親早沒不獲生受

誥命之榮令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憫
愚誠而特賜之臣不勝存沒感恩之至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璡曰永樂八年
皇祖往征胡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恒在左右所言
皆正蓋良臣也其特與之勿爲例
蕭邦現者吉安廬陵人少讀書不盡通父母責
之曰汝不勤苦書何由通顯親揚名無日矣邦
現泣拜受教於是夜則誦書日則聽講聞曾子
養志之說益思求所以養父母之志者惟在成
儒名盡子職而已凡先達有學行者必摳趨求

教焉久之學成得舉明經爲邑學訓導毋得俸給必製衣服備旨甘以奉父母扁其堂曰養志昭事親也革除年間晉國子監典簿時博士王紳以純孝聞邦現恒往聽其言論焉毋得紳一言輒識之不忌見諸生有三年省祭及爲養親而行者必委曲成就之有不顧父母之養者邦現每呵責之其趨向類此祭酒張顯宗司業張智禮重之亟稱其孝云名公鉅卿詞翰爲養志而作者類爲卷冊　以勗其家族學者稱爲養志先生

金礪字汝用杭州仁和人洪武末以鄉薦高等登乙榜授教職九年秩滿當陞需此久之永樂庚辰始擢國子典籍時四方書版多送京師
詔寘諸太學無所於儲礪慮其敝乃聚米簟爲篷屋中置架以庋焉旦夕謹視隨闕輒補有刷印者使人去其凝積毋致漬敗故梓刻得傳至于今者礪之功也大學士楊士奇雅重之礪爲典籍九年秩又滿乃書最以去士奇爲文以贈焉

大學士楊士奇送金典籍序天下之事有本末惟明達知務者有以識其輕重緩急而致力焉天地萬物之理往古成敗之故凡聖賢之所以爲訓具在經史百氏之書上而國家資之以出

治成化下而士君子資之以成德廣材皆不可一日闕焉者也我
太祖皇帝建太學以育賢才詔經史百氏之書咸聚焉時四方書版上京師者悉藏太學寘典籍司之司之有官而求之無禁蓋京師天下之會太學賢士之會經籍賢士之所資而資士者治平之資也
聖明之意深遠矣余居京師二十年往還太學其典籍蓋獨見錢塘余濬汝用之嚴於其職也旦暮謹視孜孜修壞補闕愈久而愈勤夫官無崇卑盡職爲賢汝用其賢乎士膺一命典一職則必盡其所當爲乘田委吏聖人猶盡心焉況經籍所係之重哉汝用發身科目累任教官於持身及人皆有賢與庶其明達知務者矣今滿三考書最以去中書舍人張綱左春坊司諫王英翰林庶吉士陳鏞重同鄉之誼求贈以言余言蓋非其鄉之私也既歸省先塋及復任又久之乃得陞助教恬靜安職絕無外慕人以爲賢云同時吳錫字用庶撫州金谿人祖

母周守節不二時以孝節稱學士劉三吾爲之
立傳錫九歲不能行而聰敏嗜學以薦授國子
學錄時醴泉出神樂觀上孝感詩
賜乘傳還職所著有時雨集胄監長編備爲錫序
而行之
嚴祿字伯宜衛州閒化人自少好學師事從兄
好禮好禮官思恩臨汾建平不憚險遠卒往從
之學既成有司薦上銓部洪武中除太僕牧
官三歲罷尋改國子監掌饌晨夕會饌祿執
事惟謹簿正器皿分厲膳夫具有條緒應用弗

失以是雖千百人萃七舉紀無譁者自祭酒至
六館之士皆譽之故其才名以剸劇聞未樂初
用薦陞閩縣知縣縣在會府臨其上者貴重旦
衆而
朝命之使及海南諸蕃國貢獻往來宿頓供億之
繁應接趨走無寧斯須祿從容應辦如在掌饌
時事集而民不擾閩賦舊十倍他邑民不克堪
祿力言於府平其賦民至于今賴之歲庚寅改
知縣縣愛民如閩尤篤意於興學民甚嚮服無
幾卒於官祿天性孝友養孤姪如己子處族姻

閭里汲汲義舉及爲政益著賢聲焉子珊乙未

進士翰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贈祿如其官云

南廱志卷第二十三

南廱志卷第二十四

列傳六

張顯

羅師程

宋琮

王讓

孫貞

周岐鳳

莊觀

李奎

趙曾

陳旅

羅用俊

李崇光

張顯字緝熙江西奉新人自幼岐嶷不羣性識穎敏從教諭張克靜受尚書得其指歸才譽日振洪武中被薦除縣學訓導謁選于京師適有

詔選儒者教武臣子弟吏部乃舉顯等十人應

命未幾擢靖江王府教授尋以外艱去職歲壬午

內難平復選入中秘與修

高皇帝實錄永樂初書成有白金文綺襲衣之賜陞
國子學正丙戌三月朔
上幸太學舍菜禮成
御筵命講宴賚師儒顯亦獲與焉辛卯秩滿陞國
子監丞涖事公勤六館皆敬重之乃條陳百務
曲盡物情而成法益備時北監初建惟司業貝
泰署印教尼不行戊戌朝議以顯素諳典章乃
奏改北
詔報可遂兼程以往惓惓經理學舍勸懲淑慝百
廢畢興裨輔泰所不逮泰舊嘗爲南監助教顯

降意下之且與六堂師儒協恭和衷厥中學規激勵後進於是諸生數千人肅然敬服莫不以顯爲能盡職癸卯五月卒于官年六十兩京人士多追思其公正無不盡傷大學士楊士奇輩相與作詩哭之楊士奇詩三首其一八品儒官坐辟雍白頭心事幾人同至今鼓篋橋門者涙棺悲號至公其二兩京學省聚賢英試問何人不負恩官舍一氈清以水後來相繼屬誰能共其三死去悲吟滿縉紳共嗟直道不憂貧不知驅馬高車客身後如公有幾人顯嘗自以行已直率別號惷叟故名其所爲詩文曰惷叟藁藏于家

羅師程名恢以字行吉安永豐人六卅祖武岡

教授開禮宋季勤王死節出以儒業承家師程
幼穎敏五歲失恃既壯力學居父喪哀毀骨立
襄事惟謹事兄如父敬愛篤至鄉里化之洪武
癸酉薦授撫州崇仁縣學訓導嚴師弟子禮勤
於誘迪凡經造就者悉得爲聞人嘗上疏言孔
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
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禆於世教記宰予
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
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
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

十位次之下於義未當宜陞啓聖王廟疏奏不
報其持論正大多類此秩滿膺薦入史館兼校
國學經籍兩與纂修
高皇帝實錄永樂初竣事賜白金文綺陞國子學錄
師範端嚴前後受業者千餘人
成祖視太學賜襲衣預筵宴滿考遷博士又六載以
年七十陳乞致事時
車駕巡幸北京
仁廟在東宮監國朝臣封事率未敢請特爲遣使上
聞得旨俞允時論高尙之司業吳溥嘗遊其門率六

館師生數千人祖送之觀者塡道時人莫不羨其榮師程德性忠厚儀矩端莊望者敬畏孝於奉先遇忌辰時祭輒感愴泣下誠於接物於人無疎戚長幼言談表裏如一既歸絕迹城府日與親朋登臨觴詠而詩書之訓考索之勤未嘗少廢掇拾先世遺文訂輯族譜梓刻以傳於家事澹然弗顧也一日忽召子孫語之曰吾覺神不守舍其將逝乎時天初曙啓戶視之有頃卒年八十二自號雪庵有寫心歸田諸藁藏于家

宋琮字萬鍾吉安泰和人天資純恪悟性不逾

中人而勤苦攻書以是學日充博為邑學弟子試必首列以周易魁鄉薦洪武丁丑中禮闈第一賜進士出身又在高等人以為顯庸可俯拾矣琮明於易數謂其同進諸士曰旬月間翰林多非儔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訐奏試官學士劉三吾等狥私不公三月二十一日有

旨覆考會試下第文字三吾及贊善王俊華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䢕編修劉諤皆寘于法琮以三吾首舉進坐安置威虜衛其精驗

如此琮自竄後益窮經博覽動無怨尤人以樂
天知命高之永樂初經赦還家久之被薦起爲
刑部檢校時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
鮮許可獨謂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群每稱揚之
乙未會試以琮充同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
或欲薦琮入翰林琮辭曰眩詞藻以蹤華要此
貢禍之端也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
方以侍從用事莫不重其恬退洪熙元年琮以
秩滿擢國子助教其訓迪以敬爲主凡講誦有
舉止傾欹者必呵責之諸生見者凛然畏服宣

德八年秋又滿乃陞翰林檢討仍管助教事居四載引年致仕去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祠堂肅揖朔望必造先塋拜掃鄉黨宗族相過劇談竟日未嘗以老疾辭其力行孝友如此琮自知死期人或以休咎叩之輒不應卒時年七十六

王讓字宗禮山東益都人幼勤敏端恪讀書日積寸馳聲庠序間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涌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爲先文藝書翰皆在所畧諸生有以罹艱告者讓

一聞潸淚輒涔涔下以故多所感化永樂十年
八月癸酉
文皇帝特簡侍
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
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
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
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
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
皇太孫敬而愛之時同事之臣陳山張瑛以順
旨被寵戴綸林長懋則彊諫不少詭隨惟讓謙卑

自牧簡默寡言毋進規諷亦委曲切中事情
皇太孫斂容聽之益加禮重及扈從北行常被
召見厚加賜予十八年九月甘泉縣學教諭張昱
東阿縣學教諭韓岫來年縣學教諭劉順皆被
簡擢爲國子博士侍
皇太孫讀書讓雖先進以官序折節下之意每恬
如也二十二年始陞北監助教洪熙初
皇太孫正位東宮讓進左春坊庶子未幾
東宮即位是爲
宣宗章皇帝宣德改元以輔導功首陞讓爲吏部右

侍郎山陝及綸等皆居其次時讓同官黃宗載

列才學尚氣槩諫勿退遜宗載遂和来交好日

密居部二載卒于官時年七十四謹言若不出

諸口而礪身素領人所不及荐歷榮顯恭儉若

布衣時為

上簡注未嘗矜耀忠亮清介始終如一日士林重之

孫貞字宗正南昌豐城人先世有爾于母姨夫

李氏者遂冒李姓至貞始復焉貞穎異力學為

縣庠生時教諭劉子彥深器重之授以毛詩又

從鄉先輩學士朱善進士黃德潤游益有造詣

洪武辛未貢充國子中癸酉鄉試甲戌登副榜
者百六十餘人
詔三等銓之貞得教授紹興
高皇帝進諸上等者近陛前諭以教郡之道且命吏
部錄其名以俟擢用貞銳然思副
上旨至官即振教規務行公正有施御史者按郡甚
嚴私於給傳徐氏子既令充增廣生又升而廪
膳之貞諍不可御史氣爲沮郡官皆從旁私語
使姑許之退可改行勿與面質貞曰君子與人
以信焉有今日許之而明日可改御史知不可

奪遂止其作育諸生旦夕講解不倦一日遇相者言貞將有憂至貞即心動求歸省親行次南昌而父已訃聞矣居喪哀毀踰禮服闋調漢陽時科目久乏之貞教之尤力後當賓興赴試者十二人惟一人下第及奏教績爲諸郡最府有張通判以廉介稱坐事繫獄都臺獄吏索賄不得多所挫抑事白復官人疑其必易所守而張廉介自若會

詔下教授得薦賢貞即舉張遂擢按察僉事張貧甚無所於裝貞即資之行永樂紀元貞秩滿陞

國子助教嘗謂學須以靜爲本因立家教以示法於是闔其燕居之所闢諸子其上親授以經諸生效之多成材者時博士黃彥清與貞連居因熟其從子金蘭後彥清以姦黨沒家壬午建文闔宮自焚彥清在駙馬梅殷軍中聞建文已沒私諡曰昭仁恭義孝愍是年詔討姦黨彥清坐罪伏誅後殷入朝力辯彥清初不在軍中其家乃釋金蘭爲貴池典史坐累至京失所歸貞館之三年有不足輒周之或傳言將罪彥清辭佑又謂將罪金蘭宿主貞皆恬不爲動於逮彥清九族將誅及金蘭以梅殷力辯得免惟罪彥清子孫金蘭後遷貴池知縣事見劉忠愍文集及周功敘學士石溪集同鄉楊伯震爲長蘆運

副得罪自獄中出病疫無復人色昇至貞門欲託寓焉旁舍懼其相染也咳家人固郤之伯震遂露卧祠下貞歸聞之嘆曰人各有命病豈能染邪亟命移入病卒以愈其好義多此類也助教考最轉博士陞從七品祿時太學官屬傑然著賢稱者不過四五人輿論推貞為之冠祭酒胡儼司業吳溥重其文行茲遣子受業貞嘗署監事監生在歷有事故不在官者所司移文問狀六館紛然莫知至經旬不得報貞乃作類姓簿各錄姓名籍貫班次欲求其人索姓下即得

之監中稱便遂爲定法署事一年而歸得
勑命授修職佐郎時子曰良爲御史同居每夕歸
必問今日治何獄當則喜有不當輒切責之以
是竟能其官曰恭爲翰林編修分月俸致養卒
不入升斗爲己費壽以欽賜銀幣不發封輒還
之而報以書曰我俸恒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
致也曰儉曰讓亦爲教職初欲五子各專一經
尋以長子曰溫有桑梓之托取外甥鄢在恭以
足之其後四子皆有成在恭亦第進士爲御史
當時稱善教者必曰孫博士孫博士云宣德初

奏乞歸省其母時母年八十貞亦近耆矣始有

退休之志明年還任又明年秩滿詣行在請老

不允尋以曰恭官封致仕歸養朝夕娛侍親側

不舍非

國慶及鄉飲酒足不至縣門諸省聘典鄉試文衡

皆辭不赴及丁母憂築館敷山之下鄉子弟多

從之遊後三年曰讓在祁門迎養又二年曰良

出守重慶復迎養貞皆樂赴之及歸自重慶嘗

謂人曰人生貴考終命耳壽雖期頤而苦疾篤

非福也願逝時恬如睡夢於我良快正統五年

五月果無疾而卒年七十有五貞存心端謹自
奉儉約撥事必慮始終故歷官四十餘年夷坦
如一初爲國子生時與郡人盧淵同舍及寫武
臣誥與主事聶原吉同事敎紹興時與郡守李
慶相善後淵至侍郎原吉慶至尚書貞未嘗一
至其門其自守如此先是卒前數月寄書曰恭
言其得病近稍差而四體未寧曰恭亦心動懇
乞歸省及俞允奉
命行至南昌哭貞訃如貞昔哭其親焉人皆異之
貞所著有竹齋文集

周岐鳳名鳴以字行江西吉水人其先應龍宋紹定進士爲將名儒其子京孫直實謨閣以言詆賈似道棄官去曰開孫元末以明經領鄉薦入史館修三史上書請以宋爲正統不合而去終脩溪眞文書院山長即岐鳳祖也故其家有世直堂焉岐鳳性敏嗜學才識高邁襟度弘達言論侃侃如也洪武甲戌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縣學訓導嚴立教條勸勵有方登科入仕者踵相繼後以外艱去服闋擢即墨主簿優於爲政藩司因遣之同御史僉事往登州讞强盜

獄盜七十人而稱屈者逾半御史執不與辯岐鳳廉知其爲脩怨誣指力言之御史感悟出其四十五人舉郡稱明會兵興賦民出鐵七十餘萬以資軍需岐鳳奏言鐵非所產請出庫中積鐵以抵用又令民輸豆軍前准其歲糧已而復徵糧俾以鈔償豆岐鳳復奏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連奏便民十餘事

朝廷皆納其言民甚德之坐累赦免民涕泣遠送而別永樂甲申徵授國子學正明年

成祖視學預筵宴襲衣之賜未幾擢漢府紀善時漢

王高煦自負靖難戰功私蓄壯士三千不由兵部籍發且據諸衛草場所爲多不法岐鳳每諫面從而心忌之嘗開賓賢堂以延問群臣實欲招匪人爲異謀也岐鳳心知之作堂箴以諷箴畧曰鴻濛肇判三才是分生民之中惟君獨尊君法于天乾健而運春生秋殺履信思順王國事君君奉承于內畏天安命罔有或悖伊昔有周封建惟庶時有仁賢法家拂士曰仁惟何行義與道曰賢惟何忠直是實人君寶賢物阜民康雨暘時順天地儲祥王國寶賢安分樂賤止攸寧福履綏吉得賢則昌失賢則亡用舍進退惟否惟臧寶賢之寶曷由而知君子小人薰蕕相隨忠言逆耳拯黑無違致之于行利澤一時斯實爲寶勿嫌勿疑好言悅耳豈盡作德一當或聽信作我蠹賊遠之不亟投間而入此親而離彼疏乃戒憂髮不謹追悔曷谷敬惟賢王兼資文

武愛禮敬兄嫂初所賦親賢好仁夙心所慕篤自謙讓求言如潰進臣左右敎之游之服古哲王秉志匪虧河間東平寵秩見而臣非古道則不敢陳知善當進進則上仁知德難矜矜無日新深養元化與道爲體息心止欲神完氣鋭動而有悔勿動爲貴靜而可嘉雖靜非替動靜適道過爲由致安富尊榮與國咸休光昭史冊往哲同流寶賢之箴臣言之式作我坊範以昭明德 高煦益忌之會駕北巡高煦擁重兵出入岐鳳請守藩臣禮高煦大怒翌日令衛士詬之岐鳳訴焉惟令質於儀衛司已而獨送岐鳳于朝下錦衣獄欲寘諸重辟時

昭皇帝在東宮監國察知因諫忤王無他咎乃降長洲縣學教諭施教如桐城時三爲閩浙鄉試考

官秩滿赴行在陞國子博士及至南京
昭皇帝召見于文華殿慰諭甚至且期以大用尋丁
繼母憂服除用薦陞兵部職方員外郎時方清
理戎籍而職方事尤劇岐鳳剖析無滯僚寀服
其能三載考滿
賜誥命授奉直大夫贈考妣如制宣德元年八月
高煦舉兵反尋就擒或謂岐鳳諫諍功如曲突
徙薪當首論賞然竟不之及也八年以引年致
仕正統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岐鳳爲人孝友
婣睦急於濟人甫十歲喪母哀毀不自勝見者

稱嘆癸任桐城即迎父就養及奉父柩歸至小孤風大作舟將覆仰天而號風隨以定合三從之親爲一衆人近千指服用皆有常度著家範十數條以示子孫嘗遇清江支時春赴任寧海道爲寇所掠且被創傷重岐鳳求藥治療迄愈則脊貲贍其行其尚義類如此所著有尚書通春秋纂要及退齋藁六十卷藏于家子叙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以文行世其家官三十年竟不顯庸人謂有父風致云

莊觀字居正徽州歙縣人自少英敏篤學制行

不茍永樂中領鄉薦高等授浙江義烏縣學訓導陞湖廣辰溪縣學教諭宣德五年以教績陞國子學正所至皆以身教不特經學而已正統改元

朝廷選學行老成之臣專董學政特拜陝西按察僉事奉璽書以行觀為人剛正陳臬詳慎提調有方學政修舉巡歷所至士類皆頌之遂進本司副使董學如故觀持廉秉公始終一致關中士風為之丕變考最

誥命褒顯後以老致仕卒于家所著有貞菴集觀

之在太學也祭酒陳敬宗性嚴峻於官屬罕所
稱許獨器重觀曰文行兼備他日
國家名臣也未幾果膺薦持憲有名都御史四明
張楷亦稱其有明理脩詞之學成己成物之道
爲行孝悌之德君子人也子歆登進士累官雲
南按察使父子俱爲憲臣世有清德家風儒素
始終一日其賢於人遠矣
李奎字文明廣信弋陽人自少端重淳粹博通
經史永樂辛卯膺薦于鄉爲廣昌縣學教諭以
考績奏最遷國子監學錄以溫厚化導多士日

夕觀覽六經百氏之言作爲文章詩歌汪洋浩瀚溫厚典則祭酒陳敬宗見之嘖嘖賞異曰一代傑作也正統戊午被薦試都堂擢監察御史慨然以澄清沙汰爲己任裁斷一切事情引經援史高出世俗人咸遜以爲不可及嘗奉

命巡歷浙江時戶部侍郎王瀹在浙督運頗失紀律奎即劾奏罷之已而巡歷蘇松諸郡奸贓官吏莫不驚動曰此劾罷王侍郎者也皆望風求解去尋陞太理寺丞巡撫河南時流民聚衆賴之以安考績遷右少卿巡撫畿內諸郡所至奸

賛肅清未幾致仕卒奎居官廉潔優於文學屢
上章疏切於時政一時士大夫咸推重焉有文
集二十卷藏于家子玘登進士第亦繼武爲監
察御史終陝西按察副使克振憲紀有父風烈
趙曾字尚確紹興山陰人明尚書宣德初膺鄉
薦名在高等歷任教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
服其不阿正統十二年乃陞國子典籍日端坐
觀書詠詩校對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
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曰趙尚確仕不近利學
不近名對之坐談簡淡有味令人興起今之賢

叔度也敬宗寄趙翌詩充棟群書萬玉林縱觀竊見聖賢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海花奏綠琴但學古人敦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最是怡情處青鳥時時送好音久之遷典簿益勤敏盡職不以爲卑及秩又滿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囊書數百卷而去

陳旅字正初台州臨海人父璲以詩經發解南省俱爲首冠歷翰林檢討提學江西廣西終按察司僉事淸節粹學師表一方旅承家學以明經舉爲江西新淦縣訓導廉以律已公以率人鄉賢有死節爲人所諱者首題其名于碑以示勸貂璫之子欲進學則力遏之暇則修治學宮

規益縣政上下交誦其賢滿考書最擢翰林孔目未上以憂歸服闋改國子學錄操履一如在新淦時雖無所事事而賢聲隱然出六館右乃遷監丞監丞職雖卑而權則重監之紀綱自祭酒而下得參預焉旅乃首黜公廨遺財力清廳所宿弊律已率人益嚴而屬甚至貴戚謝過監規爲之肅然未幾又以憂歸起復改南京國學六館之士素聞其清強望而畏之曰陳監丞來矣及署堂印遂奏請修理廟學當路惡其敢爲以疏有舛誤罪之然其事終不能寢旅於是盡

出羨餘以資公費一無所私輸粟監生與外夷遣子入學者例皆厚贄旅亦一無所取顧於寮友生徒之孤貧患難者則周給之不吝九載秩滿即乞休致諸生請于

朝願再借留旅不待報已翩然東歸歸十載乃卒年八十有一旅性峭厲剛直才氣英發議論慷慨視世之人若無當其意者然貞不絕俗惠能及物去任三年祭酒謝鐸泣監事諸生故吏猶稱道旅不絕口曰安得復有陳監丞云時繼旅者已非其人故也

羅用俊字舜臣吉安泰和人自少遜志力學明於尚書天順已卯領鄉薦高等人以甲科期之庚辰中副榜當就教官時年二十三於例得辭用俊輒受職遂除浙江青田縣學教諭九年秩滿以成績陞安慶府學教授九年秩滿又以績告成化乙巳乃陞南監學正又九年秩滿弘治乙卯陞北監助教為人孝友嚴正重義輕利所至以身為教上敬信之去則立主祀于名宦祠在南監日久模範端重公卿大夫咸加尊禮不獨諸生而已其庭訓以嚴濟慈致三子皆登進

士題名天下人比之河東三鳳年六十致仕去

大學士李東陽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泰和
羅君舜臣擧天順己卯鄉貢有聲場屋間明年
庚辰上禮部得乙榜乙榜之士例年二十五而
上不得辭教官君時年甫二十三輒拜青田縣
學教諭肯則舊乏科目而教諭例必擧告人乃
得陞秩君所教士連得察九年以成績二權安
慶府學教授教授所擧例必得四人而安慶壬
亦不恒有君又以疾告乃內遷國監歷兩京冊
命以至今官時其子欽順進士及第爲翰林編
修同在　朝籍居京弟不數月其次于欽德欽
忠又同舉于鄉薦書至君曰吾可以休卽上疏
乞致仕致仕例以七十爲限君之年纔六十耳
夫取之療者其子必輕進之難者其退必易觀
人之始可以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苟有所避或
減年以幸其免苟有所覬或減年以幸其齒充
其念自少至老而不能變蓋患者未有不患失
焉者也乃或矯情制欲有所飾而爲之而日改
月易消躁委靡以終于不自振者亦多矣如君

之廉取易退愼始而保終者幾人歟且官之賁
任有小大輕重而人之才力亦不同彼汲汲於
進者難其力有所不勝猶彊勉負荷至于顛躓
僨敗終無益乎其身而後已其有譏抑歛括舉
使吾之有餘而不使人以我爲不足競以成其
功而保其終如君者又孰得而孰失邪況君于
之道將以成物物不能以必成必吾之時與地
有所得爲而後可遂其所不得爲者弗與也君
由豈及部隨所得教皆能竭心力著功效則其
去也不可謂非成功而退亦豈怨於恆事以爲
簡果於肥邪以爲高者可倒論哉然則君之賢
其可以觀矣予者禮部得欽順之文奇其才及
在幹林之賢而未始見也君之行與其于同官
者編修徐舜和送之國門而請于以辭故書之
後以子貴累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杜
門却掃好學不倦卒年八十七歸閒者蓋二十
八年計閒

御賜祭葬

李崇光字宗顯陝西高陵人少爲邑學生貢入太學正德庚午授南京國子監典籍事父母能色養得其歡心父疾親嘗湯藥侍臥其側晝夜不解帶既殞猶寢苫容顏枯槁其事母疾猶事父也嘗作塋域築堵環之種樹百章羅列成行又嘗代諸兄構屋及爲典籍又以其俸貲作服具畀諸兄

國朝典籍書板多在南監縉紳置籍者印千紙例輸白金五分於典籍以爲常崇光辭弗受祭酒

司業咸嘉之以疾卒於官

南廱志卷第二十四終

歐陸若英倫大學率閱數百年吾國南北都大學財數十年瞠乎後矣苐就南都論孫吳以來已有國學至隋始夷爲郡縣黌序積弛而朱明之國子監尤極養士之盛自成賢街抵欽天山遺址章灼今中央大學暨考試院皆在故明廟學界中風徽相續未遠也清人多薄明制又不詳究其史籍往乎嘗爲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大學一文布之學衡𥘵志某公詑爲昔所未聞而學者乃稍稍知十四五紀時吾國辟雍造士之規模遠過乎巴黎倫敦諸學校也明代學制故在明史選舉志中兩京太學亦均有專志然北雍

實仿南監成弘以降偏重科舉教澤陵遲衰微矣黃氏南雍志詳載洪武永樂興學事實言教育史者宜胝沫之乃有以見大易所謂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者明祖有馬其源則自虞夏商周成均東序西廱瞽宗明堂漢魏吳晉南北朝隋唐兩宋太學演蛻而來炳馬爲東亞文教宗主非夫皮傅耳食橅鄰裔而拾澤緒自导其國族文化者倫也黃書梗概見四庫提要及朱氏讀書志丁氏藏書志不具述之吾印布是書之恉辛未穀雨柳詒徵